



左海 鉤沈

劉正浩
著

經典

左海鉤沈

劉正浩 著

 東大圖書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左海鈞沈 / 劉正浩著. -- 二版一刷. -- 臺北市: 東大, 2015

面; 公分. -- (經典系列)

ISBN 978-957-19-3095-4 (平裝)

1. 左傳 2. 研究考訂

621.737

103008703

© 左 海 鈞 沈

著 作 人	劉正浩
發 行 人	劉仲文
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107175-0
門 市 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1997年11月
二版一刷 2015年7月

編 號 E 09002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9-3095-4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再版序

此書出版未及二十年，在國學式微之今日，竟能再版。深感意外！

《左傳》一書，與孔子《春秋》，猶衣之表裡，密不可分。故周秦、兩漢諸子無不述傳，非唯述其事，亦且申其意。筆者嘗撰《太史公左氏春秋義述》、《周秦諸子述左傳考》、《兩漢諸子述左傳考》；近又著成《春秋左傳通考》，探討《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之真義；或有助於《左氏》之閱讀，幸乞方家指正。

自序

《左傳》是一片蘊藏豐富的大海，潛游其中、浸淫成癖的學者史不絕書。雖然獲致瓊異，滿載而歸的大有人在；但是仍有無盡的珍寶淹沈海底，有待後學鉤取打撈。

這本小書，選集十篇單篇論文而成，是我多年來《左》海鉤沈的所得。有通論性的，也有專門性的；有白話的，也有文言的。各篇目仍存其舊，內文皆作了些許必要的修訂。為求內容的聯貫，不以發表的順序為先後。

1 序 自

《左傳》導讀》，本為康橋出版事業公司（已歇業）出版《國學導讀叢編》中的一篇。希望以個人長久摸索的心得，對研《左》的朋友在《左傳》的緣起、作者、性質，以及《左傳》解經的模式、《左傳》的價值和研讀方法等景點，作直捷正確的導遊，免於才上路就陷入古今文之爭的迷山霧海之中，虛耗了光陰與精力。其中我對「左丘」一名所作的解釋，後來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裏，「有人」作了相同的說法；論左氏解經的模式，徐復觀《原史》一文中，也見到近

似的陳述；所見略同，令我感到莫名的鼓舞。

〈試揭《春秋》神秘的面紗〉，發表於師範大學文學院院刊《教學與研究》第十一期。《史記·太史公自序》載上大夫壺遂問：「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史公引用董仲舒的議論為答。這番話，王應麟以為「深得《春秋》綱領之正」；黃澤以為「議論甚正大，無一語不好」；本文就董說作深入的闡釋與商榷，以明孔子作《春秋》的動機和目的、用史體作《春秋》的緣故，及《春秋》大義之所在、《春秋》意旨廣博而歸本於正名等等的問題，以補前文偏重《左傳》的不足。

〈孔子「正名」考〉，發表於《孔孟學報》第三十六期。此文專論「正名」的問題：先就前儒對「正名」分歧的舊解，分門別派，作全盤的檢討；次據桓公二年《左傳》，推論「正名」思想源起於周宣王時的晉大夫師服，並不始於孔子；再次將師服、孔子論名的言詞，逐句作對比的研究所，糾正許多舊解的錯誤。於是孔子名正言順的理論，《春秋》正名的宗旨，都有了確切不移的解釋。

〈左氏前傳釋義〉，發表於師大國文系《國文學報》第二期。左氏附益於《春秋》經文之前的一小節傳文，世稱「前傳」。解經而附益於經文之前，其重要性不問可知；可惜事關國恥，丘明隱約其辭，司馬遷既歿而大義失傳。本文據《史記·魯世家》述前傳之辭，推尋傳文本意，乃知鄭、賈、征南說經之非，並了然於《春秋》始隱之故。

〈孔聖無二憂〉，七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師大文史教師學術研討會中提出，會後意外被推薦

連載於八月二十六、二十八日《青年日報》副刊，旋又編入國教會叢書《憂患意識的體認》。本文主旨在於說明：孔子基於當時社會名實紊亂，將陷於國破家亡的憂患意識而作《春秋》，終身以世人不能堅守名分為己憂。並比附《大易》易簡、變易、不易之三義，舉例說明《春秋》一經所表白的，正是王道人事簡易、變易、不易的大道，君臣父子應守的常分。此文所論，可補上列諸篇考述《春秋》之不足，使《春秋》的本質和大義更加昭著。

〈「齊桓公正而不謫」考〉，原刊於八十三年《紀念程旨雲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桓公正而不謫的事實，自馬融以《左傳·僖公四年》侵蔡伐楚事當之，迄無異說；但細讀僖三、四年傳，桓公實為掩飾侵蔡的醜行而伐楚，絕不可謂之「正而不謫」。幾經探索考證，發現《左傳·僖公九年》載齊桓葵丘之會下拜受胙一事，足以取代，解決了這宗千古疑案。

〈「民可使由之」章經義復始〉，刊載於《國文學報》第二十四期。《論語·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漢魏以來，學者非唯在注釋上不得共識，句讀上也有四種歧異。本文先將歷代注釋，分漢魏學派、宋學派、近代學派，廣為蒐羅，慎加研究，知其十九不合經義。及讀《左傳》，昭公六年，鄭鑄刑書，叔向與子產書，力陳人民熟習法律的弊害，強烈反對；二十九年，晉鑄刑鼎，孔子持完全相同的理由，嚴辭批評。乃悟《泰伯》此章，當為時人「法律應否公布」的問題而發，句中兩個「之」字，都指法律而言。法律政令皆緣禮義而生（參見上文《孔子「正名」考》），當政者重法律而輕禮義，是衰世捨本逐末的病象，所以古聖先賢一致反對。這是很值得我

們省思的。

《左傳》中一則「推理小說」的研究，八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香港大學中文系暨美國史丹福大學中華語言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第一屆《左傳》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後刊於《國文學報》第二十五期。《左傳·閔公二年》記「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一事，白文五五八字，內容曲折，具有近世西洋推理小說的風趣；而文筆雄奇變幻，不能以常格分析，極難理解；故本文首引原文，次述背景；然後將原文分段語譯以為脈絡，各別解讀析賞，另加「尾聲」、「注釋」以補不足。希望經過處理，此一奇文能為大眾所欣賞，共仰左氏超時代的文華；並試圖以此創新的體例，鎔義理、考據、詞章於一爐，作為賞析其他傳文的模式。

〈從《趙氏孤兒》揣太史公的悲情〉，原載《國文學報》第二十六期。《趙氏孤兒》是元人紀君祥本《史記·趙世家》改寫的雜劇，但《趙世家》所述，與《左傳》、《國語》所載多有未合。學者於此，或斥其述事妄誕而違實，或疑其雜采軼聞而失考，惜皆語焉不詳，難成定論；是以重加推考，撰為此篇：首述趙孤本事，以明其情節悲壯曲折，及給予廣博觀眾之印象。次錄《趙世家》原文，分事實、人物兩方面與《左傳》比對，就諸多顯而易見之差異，確知故事出於虛構。再次由史公慘遭李陵之禍，想見其切齒腐心的悲情，從而揣獲其杜撰故事、且不掩疑竇的本意；並點出他撰述伯夷、伍子胥、屈原、刺客、循吏、酷吏、游俠、佞幸、滑稽等《列傳》的心理背景，供學者日後作深入研究之用。

《氏族制度考源》，原載《國文學報》第十一期。上古王者審查群臣的德業，以賜姓命氏，封建諸侯的方式，表彰其功德。至於周代，配合當代宗法制度，諸侯亦得賜族予大夫。於是枝布葉分，一姓析為數氏，一氏歧為數族，凡分三級的氏族制度，於焉建立。這種制度，隱公八年《左傳》有魯大夫眾仲述其梗概；然秦廢封建宗法之制，後儒莫知其詳，曲解流傳至今，諸如死後賜族、以國為氏、以王父字為族等，不一而足。本文則遍考經傳，據當世實況，一一謾正，以為孝子賢孫尋源討本之助。

研習和講授《左傳》，垂四十載，不覺已屆古稀之年，謹以零星鉤沈所得，獻曝於大方之家，敬請指教。並奉獻給

慈父劉剛中守光先生、慈母張淑涵女士在天之靈，感謝生鞠的宏恩。

最後，錄出二十九年十二月刊載於重慶《東北論壇》兩篇悼念先父的文章，以誌無盡的哀思。

憶剛中先生

萬 異

在八年前的十月裏，在北平清華園的一個晚間，經友人侯封祥的介紹，我認識了這位關外革命先進。

「這是劉先生，劉剛中先生。」封祥這樣介紹著，轉過來又把我介紹給他。緊接著就是和藹的笑和熱烈的握手。

我問過他逃難的經過，便談到他的來意。

來意很簡單。聽封祥說我是一個很有為的青年，所以特地要來認識一下，願意作一個朋友。從封祥口中，我所知道的事實是這樣的。剛中是一個苦鬥的青年，小時念書非常不容易，後來在吉林辦了多年的學，年紀雖然不老，在吉林卻算一個老黨員。在東北潛身革命，倍嘗艱苦。九一八後逃到北平來，因為同封祥是老認識老同志，所以同他講起組織在平的東北青年，當時封祥便提到住清華園的我，還有崔垂言先生，說我們是東北青年中的優秀分子，應與交識。

關於垂言對剛中的追憶留待他自己去說。我且說說我同他的關係。

在九一八以前我是這樣一個學政治而厭惡政黨，對於任何黨派與黨的活動都無理由地痛恨。九一八以後，誤於人云亦云，對國民黨誤會更深，以為東北的喪失，國民黨要負責任。我這種態度剛中自然不清楚，但封祥是很清楚的。記得在他介紹我同剛中會見前，曾同我說「你對國民黨既有不滿，那麼中國總得要救呀，你看除了國民黨，我們還有什麼路好走，我是極願聽取你的意見的」。我說「須把好人團結起來，團結好人才能有辦法」。

「那麼，我們用什麼方法把好人找到一起來團結呢？」

「先用友誼方式。」

封祥從我這句話裏知道可以用友誼方式拉住我，所以便開始把可作朋友的人念給我聽。從他的口中我才一一聽到現在東北在關內的許多先進同志，剛中便是其一，而認識最早。

認識之後，便談到朋友集會的方式和地點，大家便決定每星期日到北平雪池一號剛中家裏，討論學術研究和出版一個刊物的問題，因此我在他家又認識了許多從前不認識的人。

這便是一度存在的北強學社和《北強月刊》的由來。

藉著這個機構，他交了四五百青年，這些朋友後來都變成他的同志，惟有我是個例外。

原因是如此的。在北強學社成立後的冬天，我便到南京應高等考試，考取之後即分發外交部以「薦任官學習」了。此後同剛中只有書信往來。

這時的外交部長正是現在的漢奸汪兆銘兼署。我坐在外交部裏一天到晚無好氣。一方面見到他們不辦正事，一方面是因他們對考試及格人員的無謂輕視。我大喊著說汪精衛若不離開政府，政府一定塌臺。當時有些同事說我言論激烈，疑心我是反動分子，後來我要報名考留學，求他們打保他們都不敢。有一次我同林萃庭先生逛棲霞山，正遇汪氏全家在山坳高唱，我便罵他太多閑心，萃庭便阻止我，怕給他聽見不好。

我很不邏輯地把反汪意見擴大成反對國民黨的意見，以為汪究竟是國民黨員，那時董宣猷先生便說我認識不清，並告訴我政府容汪的苦衷。我聽了雖不能辯駁，卻暗自不服。

那知就在這時候，剛中接二連三來信，一半給宣猷，一半給我，要宣猷勸我入黨，要我自動入黨。宣猷事前已勸我幾次，因我自覺不錯，所以未為他話所動。對於剛中呢，我則一概不理，雖然有信必答，但卻隻字不提及入黨事。在我出國前半年正是百無聊賴的時候又接到他勸我入黨的信，我一肚子酸氣無處發洩，便覆信把他痛罵一頓，他卻一聲不響，過了些時又來信勸我；有一次罵得太厲害了，他寫信說：「算我不識好歹，無故請君入甕，以後決不再提此事。」不到一個月他給宣猷信說「亦吾（這是我的號）仍宜勸其入黨為是。」宣猷把信給我看，並有系統地向我解釋救國理論和途徑。最使我感動的是他們的不厭不怒不急的誠懇態度，在出國前兩月我填了入黨的志願書。

我叨引這段事實，意在證明剛中對於黨是怎樣在絞心吃苦。九一八以後，他曾千方百計來吸

收、來團結在關內的遊移的東北青年，他曾千方百計把關外青年誘進關來，介紹他們、鼓勵他們進軍校和政校。他資助他們，保護他們，凡是他認為好的青年，不管別人作何看法，不管自己蒙什麼誤會，都要把他拉上來，扶植起來。他這番苦心並未為全體同志所共諒，但他堅持著他真正為了黨、純粹為了黨的信心。像我們這一般青年，經他一手拉來入黨，到今天還敢自承是一個好國民、好黨員的，均能知道他對國家對黨所作的功績。假如我們敢擔保一生能作一個好國民好黨員，更能知道他對國對黨所作的功績。

他不曾一天離開青年，在北平，在南京，在漢口，在蘭州，都是我親眼見到的，繞著他轉的盡是富有熱情的青年，他的心血，他的俸給完全消耗在這些青年身上。

我最後見他是今年六月在蘭州。他到西北來考察，三個月未曾得一日休閒。西北的山川配合著汽車輪車騾車和滑桿，風塵配合著顛簸，他不辭勞苦，走遍了陝西的河北和甘肅的河西。大家勸他休息一下，並且勸他不要到河西，他不但不休息而且果真又跑一趟河西。他說「只有三個月，要趕快做點成績出來」。

「成績，成績，他已忘掉了他的生命！」

有一次晚間我到蘭州招待所瞧他，他自歎年事已長，暗含事業尚無根基。我們由此可知他已經為成績和事業心鎖住，偏偏忘了他也不過是一個肉體的人呀。

他從蘭州到天水，走到平涼時，看見路旁的左公柳，在車上便寫了一首詩寄給我，那詩是：

左公行軍馬到處， 官路之旁盡植樹。

左公歿後未百年， 楊柳蔭蔭夾道路。

萬樹楊柳萬左公， 左公左公呼不住。

今人但知逐輕肥， 寧識前賢立命處！

由這首詩我們又可見出他被事業心纏繞得是何等厲害，他硬想把他生命化為事業，現在竟賣志以歿，這是我們不能承認上天是善意而有公道的。

好了，現在他總算把他的心血同生命交給他的國家了，他在地下可以長眠了。他的骨肉得之於地球母親的，不久就要還給地球母親，讓她收去再造善良的人類吧。他的靈魂和精神將同宇宙最真、最寶貴的部分共存而遍在。

完了，這樣一個好朋友、好同志竟這樣死掉了。把他介紹給我的侯封祥君也全家失蹤一年了。他們的失蹤給剛心理上以極大的刺激，他這一年來越顯悒鬱不樂，這不能不影響了他的健康。然而封祥全家失蹤我是負有無上責任的，因他們應我之召才北上，方到武漢，武漢又撤守了。想起這一切，我真不知怎樣來安排我自己的生命。我知道了，他們也告訴我，把我的心血同生命，也如他們一樣地獻給國家，一樣的純潔，一樣的高貴。

×

×

×

他懷想著：

終有一天，

我們同回東北；

他坐在松花江南岸的扶餘，

我坐在松花江北岸的肇州，

共話十年奮鬥的往事；

一個美麗的思想，

而今毀滅了。

關於剛中先生的一封信

張凡林

煥章先生：

你的信已經收到了。

「病故」這兩個字很平常，然而對於剛中先生，就是國家民族的損失，東北青年的不幸，也

是我自己的病痛了！

劉先生是一個堅韌而有信念的戰士，他一生的戰鬥的事蹟，東北人不知道的很少；正如先生所說：「領導東北青年者，又弱一個，殊為可惜！」可是我未見到報章和雜誌上有哀悼他的文字，這一點是我們非常對不起他的。也許是遠在邊陲，未有機緣拜讀這些文字吧！

九一八造成了我們的流亡，也使我有機會親近劉先生。他愛護每一個東北青年，像慈祥的母親。我由吉林敦化，跑到北平，剛一下火車，衣袋裏僅有三元一角大洋，生活幾天就弄得一籌莫展，也是另外的東北青年，讓我到景山西街去找劉先生，我們談話的結果，是他冷靜的看了我一眼，點點頭，寫下了我的前途。那就是他叫人給我找公寓，拿飯錢，又給我學費考學校。

我還深刻的記著：塘沽協定的那一年，他的肺病很重，在西山療養，自己的生活就非常困難，一家人到朋友地方借錢，兒子和姑娘還要念書，可是他還在堅強的工作著，蘊藏著奮鬥的精力。

就在他養病的時候，學校裏限制我五日內繳費，我整整三個晝夜沒有睡眠，盤算籌備一筆鉅大的二十五元費用，而偏偏我所認識的朋友就幾乎全是靠朋友親戚過生活，我奔走了一天，從東城跑到西城，僅借到十元錢。第四天去找劉先生，我曾經在他的門前彷徨兩三點鐘，興盛胡同左右成了我「散步」（沒有相當的字句來形容我那時候的心情）的場所。最後，下了很大的決心才跑進他的住室。我把找他的原因說了一遍，他笑了，那冷靜的笑，使我心中騰跳了許久，口吻沉重的告訴我：

「你用心的念書吧！我給寫一封信，你到侯先生（那是侯封祥先生）那裏去取錢，我現在也沒錢了！」

我接到他的信，我的眼睛感動得落淚了。

去年春天，我到漢口法租界如壽里去看他，在樓梯轉角處碰到他，我問：「您到那兒去？」他很驚愕的看了我一眼：「誰？文友嗎？你現在長成大人了，面貌也不像了，若在街上我一定不敢認識。」他一邊笑著說，一邊緊緊地握著我的手，一直握到室裏。他親熱的態度是我有生以來所罕見的。我在漢口住了兩個多月，見過許多次，臨別的前一夜，我們一同到「天聲」看徐碧雲、安舒元的「蘆花蕩」，又到「世界影院」看「臺兒莊大捷」的影片，出了電影院，他送我到太智飯店門前，握著我的手說：

「你以後走到什麼地方都給我寫信，把你的生活情形告訴我！」我點點頭，我眼胞裏含著感激的淚珠——誰知道這能成為我和他最後的握別呢！

我在寧夏及安邊、定邊接到朋友的信，說他已經不在東北黨務辦事處工作，又編刊物了，讓我給他寫稿。我因為工作太忙迫，沒有安定的處所，沒有能夠寫成一篇東西，不想到榆林給他寫一封信，成為我最後給他的信，而他還未等到我的信到重慶，他就溘然長逝了。

關於 先生，我雖然未曾當面聆教，但我也很知道，尤其是 先生和劉先生的關係。劉先生病故後，我在榆林把信發出未及兩旬，我從旁面知道劉先生已經和我們永別了！那是石子壽先生